

福建文史资料

第八辑

· 海军史料专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福建文史資料

第八輯

• 海军史料专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福建文史资料(第八辑)

海军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印张 165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80

书号: 11173·109 定价: 0.90元

目 录

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续）	李世甲（1）
我参预旧海军活动二事	林知渊（46）
旧海军驻闽陆战队	杨廷英（53）
梅乐斯来华与美英干预旧海军内政琐记	曾国晟（66）
福州船政局述略	周日升（76）
旧中国海军的教育与训练	陈景芴（91）
烟台海军学校	魏应麟（140）
国民党中央海军训练团	陈庭椿（147）
中法马江战役	陈书麟（150）
中法马江战役前两国舰艇位置图	（155）
我所知道的刘冠雄	沈来秋（158）
刘冠雄拥袁一事的异说	吴家琮（162）
林建章事略	蔡鸿千（165）
记陈绍宽	曾国晟（170）
回忆陈绍宽先生	郑玉华（186）
曾以鼎其人	刘崇平 魏应麟（195）

近代海军爱国将领叶祖珪事略·····	叶芳骐(202)
黄鸣球的海军生涯·····	黄毓沁(208)
参加同盟国胜利游行追记·····	高 光(214)
对《陈国辉在榕伏法见闻》一文的一点补正 ·····	林青山(219)

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续）

李世甲

编者按：本文的前半部分，曾登于本刊第一辑，现续刊后半部分。作者李世甲，在旧海军界历任要职，本文根据其亲身经历，纵述旧海军多方面的重要历史活动。

宁汉分裂后的闽系海军

闽系海军归附国民革命军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月，蒋在南京召开特别委员会（杨树庄亦参加），于十八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杨树庄领衔与何应钦、程潜、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拥护。闽系海军既先通电参加革命，杨树庄继又宣布拥蒋，自不能不引起北洋军阀的敌视。时张作霖以海陆空军大元帅名义摄行大总统职务，盘踞北京，获知闽系海军易帜，命沈鸿烈率领青岛系海军——渤海舰队南下袭击。由于闽系海军疏于戒备，以致驻泊在吴淞口外的“海筹”、“应瑞”二舰被袭，“海筹”受创甚剧，舰上官兵伤亡颇多，“应瑞”则无恙。同时由闽驶沪的“江利”军舰，又在杭州湾海面被“海圻”截劫而去，从此闽系海军对青岛系海军衔恨益深。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国民革命军甫克南京之翌日，蒋介石乘我所管带的“楚同”舰前往上海，抵沪时由杨树庄等迎接而去。送蒋任务完成后，我亦上岸，应在沪友人邀宴，是晚寄寓东

亚旅社。不意深夜三时，忽闻吴淞口方向传来隆隆炮声，感觉有异，立即起床；但租界戒严，不能外出，乃急以电话向海军总司令部探询。据答复：有紧急任务，通知即去外滩江海关码头，有小汽船准备接送。时天已曙，我赶至高昌庙晤杨树庄，始知深夜渤海舰队突然来袭，我“海筹”、“应瑞”两舰均开炮迎击，现敌舰已遁，战况未详。杨已下令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时陈率“海容”旗舰在通州方面扫荡渡江北逃之敌）率领“海容”、“海筹”、“应瑞”等舰跟踪追击。并令我率“楚同”及“楚有”二舰迅速开出吴淞口外归队加入战斗。我受命后即返“楚同”，舰上官兵业已备战。我们驶抵吴淞口，遥见“海容”旗舰以旗语问道：“总司令（指杨树庄）在舰否？”我答“否。”未几“楚有”亦继至。当“楚同”驶近“海筹”时，见舰上伤痕斑斑，知其受伤严重，而沈鸿烈率领来袭的“海圻”、“镇海”两舰，经“海筹”、“应瑞”开炮还击，已去无踪影。至陈绍宽到吴淞口时，距“海筹”受袭已越多时，敌舰已逸约一百数十海里，陈穷追至花鸟岛洋面，一无所见，遂即折回，并亲至“海筹”舰上慰问受伤官兵，料理善后事宜。而“楚同”、“楚有”则寄锚旗舰附近，听候命令。嗣将“海筹”舰拖进上海港，交海军江南造船所修理，其余各舰则在吴淞南北两岸布防。

“海圻”、“镇海”来袭时，料我无备，但我方力量也有顾虑，诡借外轮为护符。当时吴淞口外原泊有英国航空母舰一艘和外国商船多艘，向晚又来一日巡洋舰停泊在英舰之后，“圻”、“镇”两舰深夜灭火驶进，躲在日舰近侧，日舰即灭火驶出，“海圻”开灯，佯作日舰，侦知我“筹”、“瑞”二舰没有什么动静后，即开炮轰击。火力集中在“海筹”舰上，盖杨树庄甫于四月一日在该舰上通电归附国民革命军，沈鸿烈以为杨还坐镇该舰，故集中射击，以期一举打垮主帅。经“筹”、“瑞”二舰还

炮后，知目的不达，即乘黑逸去；一面虚张声势，以无线电诈命“海琛”舰“驶近归队”，以迷惑我方对其力量的估计。

我方事前疏于防备，对敌情估计不足，以致“海筹”重伤，事后又未能力追逃敌，再致“江利”被劫。原来“海圻”、“镇海”退却方向各异，“镇海”向北逃脱，“海圻”却向南潜航，此着我方却未料到。“海圻”南驶至杭州湾海面，遇我由闽驶沪的“江利”舰。该舰于四月七日上午四时由滬港启航向大戢山驶进。信号兵通过望远镜，发现前方有船迎面而来，颇似“海圻”，即向舰长彭瀛报告，彭答：“走走再说。”迨其证实确系“海圻”，仍不以为意，瞬即“海圻”开炮，并以信号令其“归队”。“江利”亦开炮还击。未几，机舱盖被击穿，弹落锅炉舱，难以再战，乃急速转舵向杭州湾浅处驶去，以求脱身。惟“江利”舰小（排水量仅及“海圻”八分之一），最高航速每小时仅十二海里，炮械装备亦远不能及（“海圻”火力强其十倍以上），终于被俘。“江利”随“海圻”驶至石岛，沈鸿烈施以怀柔政策，慰留“江利”舰官兵为其服务。舰长彭瀛、副长周文炳、轮机长陈心扬及全舰官兵坚决不降，要求遣返，独该舰无线电官傅某（江苏人）愿留，并获晋升。原来该电官系鸦片鬼，当夜值班时贪睡失职，没有收到“海筹”被袭击的消息和海军总部发出的要注意“海圻”行动的紧急通知，以致“江利”被劫，故畏罪不敢南返。自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之后，大家以为大局已定，仅着力江防以抗江北军阀之陆军，对青岛系海军未作戒备。当时陈绍宽率领的舰队，在通州江面全力截击孙传芳部渡江北窜之敌（陈在通州水域俘获敌官兵、马匹、枪械、弹药、船只、军需品甚多），而吴淞口海上防务，仅由“海筹”（舰长陈训泳领队）、“应瑞”二舰担当，及突然被袭，仓皇应变，终致受创。

闽系海军被袭之后，杨树庄乃调整部署，加强戒备，将芜湖

以东至吴淞口外水域划分为三个巡防区：芜湖至镇江一段，以“楚谦”、“楚同”和湖北江防“楚振”诸舰担任巡防，由杨庆贞任总指挥（蒋介石并委杨为南京江防司令兼船舶运输司令）；镇江以下至通州一段，以第二舰队陈绍宽率领“楚有”、“永绩”、“永健”诸舰担任巡防；通州以下至吴淞口以外海面，以代行海军闽厦警备司令的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海容”、“海筹”、“应瑞”诸舰担任防务；另以“建康”（舰长史国贤）、“豫章”（舰长任光海）两驱逐舰和“湖鹰”、“湖鹏”、“湖鹗”、“湖隼”四鱼雷艇组成鱼雷游击队，以曾以鼎代将为该队司令官，配属陈季良主力舰队巡防吴淞口外，担任前沿搜索警戒任务。陈季良与沈鸿烈原有旧谊（曾在东北吉黑江防舰队同事），陈接防之日，即发电谴责沈氏，大意谓：“此次偷袭之举，非大丈夫光明磊落行为，君子鄙之，果敢一决胜负，请倾君所有舰队，愿在海上相与周旋。”语极愤激，等于向渤海舰队发出战书。沈鸿烈没有复电。

闽系海军此番调整部署，一则防备渤海舰队重来骚扰，一则对付江北北洋军阀之陆军，以确保江南地区。时江南的国民革命军与江北的军阀孙传芳部队隔江对峙，长日炮战，双方炮弹常落在我各巡防区舰队附近江面。此时我舰也成为北军的炮击目标，即江南的国民革命军，因不明我海军动向，有时亦开炮射击，致使舰队在江面活动非常艰难。某日，陈绍宽率“楚有”旗舰由江阴上驶巡防，就被焦山北岸敌军之都天庙炮台的九英寸口径大炮所击中，舰舱进水，几至沉没。赖陈指挥得宜，一面猛烈还击，一面堵水抢救，始驶抵镇江。沿江各舰在巡防区应付炮战月有余日，至为紧张。

杨树庄于部署防务的同时，为进一步靠拢蒋介石，乃在南京设立海军办事处，派海军中校陈可潜（杨的表弟）为办事处主

任，同时调我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联络参谋，专与蒋介石联系海军配合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的有关事宜。当时，凡海军的煤炭、枪弹以及饷糈等等，都由我向蒋介石接洽，交陈可潜承领，转解海军总部分配。我之“楚同”舰长职由罗致通（粤人）代理，蒋介石并委我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隶属总参议张群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杨树庄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时福建地方实力操在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一军军长谭曙卿手里。杨抵闽履新，因受谭种种掣肘，接管政务甚感困难，蒋遂于六月间命张群前去调处。张群、陈绍宽和我由南京乘“靖安”运输舰至闽，因调处无成果，逗留数日即返南京。

杨接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后，仍兼海军总司令之职，由是设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行营于福州，指挥海军陆战队和驻在闽厦的舰艇。在此期间，海军总司令职务交由练习舰队司令李景曦代行。原有海军闽厦警备司令部改组，于马尾、厦门分设海军警备司令部。马尾警备司令部辖长门要塞和海军陆战队两个混成旅，以郁邦彦任警备司令；厦门警备司令部辖厦门要塞和两个护台营，以林国赓任警备司令。后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由李景曦接任，“海筹”舰长陈训泳升任练习舰队司令，“普安”舰长李孟斌升任“海筹”舰长，“楚谦”舰长杨庆贞也调升“通济”练习舰舰长，所遗“楚谦”舰长一职由海军总部中校参谋孟琇椿升任。陈绍宽自率“楚有”旗舰进驻南京下关，担任芜湖至江阴一带防务后，和蒋介石在军事上就有了直接的接触。

宁汉分裂以后，武汉方面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蒋。为此，蒋介石、李宗仁把进攻江北各军撤回江南，准备迎击。宁汉双方备战，蒋、汪之间斗争激烈；而南京方面，蒋、李之间的矛盾也极尖锐。李宗仁、白崇禧拥有桂系军事力量，他们在汪、蒋之间有举足轻重之势，他们强调国民党内部要团结，不要火

并，其实就是表示中立，继则把何应钦也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使蒋陷于孤立。他们企图先控制南京政府，以后与汪精卫抗衡，由是迫蒋下台。八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楼上接见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程潜之后，决定下野。参议的办公室在蒋的办公室楼下，我听到蒋介石在楼上怒气冲冲，厉声顿足地说：“好！好！我不干，我马上不干！”李等退出之后，蒋即召见张群，谈约半小时。张从楼上下来时对参议们说：总司令下野了，我们散伙吧！蒋于当日下午即离开南京去上海。我即电告福州杨树庄，并就近向陈绍宽请示，翌日返回“楚同”舰，仍任舰长职务。

龙潭战役与第一次西征

一九二七年八月，闽系海军参加了龙潭战役。在这个战役中，闽系海军粉碎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渡江企图，对稳定南京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先是，蒋下野时，武汉汪政府刘兴所部已进占芜湖，有东窥南京之势。南京方面的北伐军为巩固后方防务，撤兵退回江南。李宗仁率领的第七军防守南京及苏沪一带，何应钦的第一军则奉蒋令向浙江撤退，以确保闽浙地盘。此时，南京政局一片混乱，政府要员或离宁避风，或辞职他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仅有叶楚伦一人在，国民政府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仅有李烈钧、王伯群等寥寥数人留守。孙传芳见此局势，就想乘机抢渡长江，收复江南，重温联军统帅旧梦。遂作渡江计划：以大河口为主力抢渡地点（大河口在龙潭车站对江偏东），以浦口和扬州二处为牵制渡江点，佯攻下关和镇江，以吸引一部分国民党的兵力，俟抢渡成功，围攻南京。时闽系海军仍布防在芜湖至吴淞口一带水域，芜湖至镇江一段，由陈绍宽率舰队负责防卫。

是年八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乘“浚蜀”轮前往南京，该轮驶至采石矶附近时，遇见孙军乘坐帆船下驶，企图偷渡。李即令其卫队开枪射击，经一场激烈水战，孙军不支，退回江北。李宗仁乃将发现孙军抢渡情况，电告南京国民政府。陈绍宽得此情报后，即召“楚有”舰长林元铨、“楚同”舰长李世甲、“楚谦”舰长孟琇椿等三人在“楚有”舰开会，布置巡防任务。大家认为，我舰队停泊在八卦洲江面，浦口之敌在我军炮火之下，若图抢渡下关，建立据点，掩护大部队渡江围攻南京，那是不可能的。镇江江面有“通济”（舰长杨庆贞）、“永绩”（舰长高宪申）、“联鲸”（舰长林镜襄）三舰巡防，由杨庆贞任指挥，有足够力量阻击从扬州渡江向镇江进犯之敌。但大河口这一段江面较窄，港汊又多，容易偷渡。于是陈绍宽即命“楚谦”舰驶往大河口江面巡弋。“楚谦”回报并无发现情况。

二十六日，陈绍宽亲率“楚有”旗舰下驶巡防，“楚同”、“楚谦”二舰则泊在八卦洲江面，戒备浦口及其上游之敌。“楚有”舰驶至栖霞山下游时，发现有不少木帆船由江北向江南抢渡，同时通过望远镜又发现南岸有穿着不同颜色制服手持五色旗的大队士兵，且已在高地占有炮兵阵地，乃断定敌已抢渡成功，遂开炮轰击。敌军亦开炮还击，我在八卦洲闻炮声隆隆，迅即做好准备，待命出发。至晚，陈才率“楚有”舰回来。

二十七日拂晓，陈绍宽再率“楚有”、“楚同”二舰驶大河口进行战斗，炮战竟日，孙军死伤很多，船只亦被击毁不少，但仍顽强抢渡。是日龙潭车站及其附近高地均被占领，南京形势岌岌可危。

二十八日，第一军从东向西，第七军由西向东，与孙军在龙潭附近激战，白崇禧也从上海赶来助战。浦口之敌知有海军巡防，不敢强渡，只不时隔江炮轰下关。陈绍宽乃率三“楚”军舰往返

江面，向大河口、龙潭之敌猛烈轰击，激战一昼夜，终挫敌锋。

二十九日，龙潭敌军由于背水作战，且后路已被我海军完全切断，增援无由，乃纷纷溃至江边，麇集在堤岸后面的芦苇地带。三“楚”舰一如昨日，仍在江上炮轰南北两岸。晌午，我发现南岸之敌摇动白旗示降，当即以旗语向陈报告。陈在“楚有”舰上判断敌人为着减轻我军炮火压力，或系诈降，乃命“楚同”舰转舵随旗舰后面，保持四百公尺距离前进。陈命“楚有”猛冲向前，以两发空炸大炮弹向南岸之敌轰击，敌人大堆倒下，白旗摇动更频，由是陈即命停止炮击。此时第一舰队少将司令陈季良亦已率“通济”舰驶至大河口下游参加作战，炮轰北岸敌人。战事一经停止，随即派员兵驾小艇驶近堤岸，宣示敌军向我陆上各友军缴械投降。这一战役，敌军死伤众多，浮尸随流东下。

八月三十日，陈绍宽命“楚同”率“楚谦”扫荡各港汊残余之敌，陈自率“楚有”舰驶回八卦洲，向国民政府汇报。九月六日，南渡孙军全数歼灭，龙潭战役胜利结束。原孙军第四师师长、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上官云相，于一九四一年来福州休养时曾对我说：当时从大河口渡江的孙军有六个师，加上医务、后勤各部人员，共约六万人，北岸浦口和扬州两处尚有四个师。龙潭一役，孙军被打死约二万人，绝大部分死于江中，被俘二万余人，逃回江北的仅万余人。战后，国民政府以海军拱卫京畿有功，大加奖犒。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以战功突出，获“中流砥柱”大勋旗一面，从此声望大增。

约在九月九日，李宗仁、程潜等在汉口与汪政府商谈宁汉合作问题，在一致反共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后就动身返宁。由于江北敌军还不时向江南炮击，他们要求陈绍宽派“楚同”舰往大通迎接他们。“楚同”乘夜灭火溯江上驶，两岸犬声时作，枪声亦随之而起。我舰驶至太平府附近，江南守军不明情况，向我密集射

击，弹如雨下，“楚同”舰左舷及驾驶台的护身板，均中弹如蜂窝，伤痕斑斑。翌日抵目的地后，李宗仁、程潜、孙科、谭延闿及某（姓名忘记）等五人乘我舰东下，仍利用夜黑通过芜湖，于十一日拂晓安全到达八卦洲。李等返南京后，即改组国民政府，由谭延闿等轮任主席，杨树庄留任委员；撤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程潜、杨树庄、何应钦等七人为常务委员。接着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六、第七各军又抽调部分兵力向江北推进，把孙传芳军残部压迫至蚌埠以北徐州地区，江面紧张情况才开始解除。

不久汪精卫也来到南京，由于汪始终反对为蒋介石、李宗仁前后把持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不愿就任该会主席，借口身体不好，潜行赴粤，为后来粤、桂之争预伏战机。

在武汉方面，拥有实力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湖南省主席唐生智，坚决反对宁汉合作。唐部署他的军队第八军在湖南，李品仙的第十二军在湖北，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在皖北，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在皖南，并组织江防舰队，声势显赫。在蒋介石下野以前，刘兴军的一部即已进驻芜湖，威逼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在桂系的操纵之下，决定予以讨伐，即所谓第一次西征。

是年十月，杨树庄由闽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第一次国庆活动。会后，陈绍宽和我一道晋谒杨树庄。杨即告诉我们：“现在又要去打唐生智了。”命令陈绍宽准备出发，协同江右第六军程潜部和江左第七军李宗仁部向西进攻，直捣武汉。程、李两指挥部分设在招商局的“江顺”、“江裕”两艘船上，随海军一道西进。

陈绍宽回“楚有”旗舰后，即以“楚有”、“楚同”、“楚谦”、“永绩”、“永健”、“江贞”（舰长陈宏泰）等六舰和“辰”、“宿”、“列”、“张”四鱼雷艇组成西征舰队，于十

月十五日由南京下关出发，向芜湖前进。“楚同”、“永绩”二舰为前锋，驶至东西梁山附近时，为侦察敌人的炮垒位置，特别开足马力，故作向前猛冲之状，继而减速搜索，反复几次，敌方均无反应，乃冲过东西梁山江面。傍晚抵芜湖附近，遥望城中灯火，不似战时景象。及驶近岸边，才知刘兴部已撤，芜湖已是空城。舰队进泊芜湖江面后，即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名义布告安民，并派武装登岸巡逻，维持治安。晚间，“江裕”、“江顺”两轮亦相继到达。

翌晨，陈绍宽命“同”、“绩”二舰在芜湖防守，等待江右军到来，自率领各舰艇继续西进。“永健”、“江贞”两舰为前锋，驶至土桥附近，发现岸旁靠泊有敌江防炮舰和铁驳各一艘。

“永健”舰长陈永钦报告陈绍宽，陈即率“楚有”猛冲至射程以内，开炮轰击，敌措手不及，未能抵抗，舰上官兵纷纷向岸上逃跑。陈令“健”、“贞”两舰，以舳舻出军（海军军语），俘获了敌舰。我官兵登上敌炮舰后，始知其为唐部江防司令王赓的座舰。舰首尾装有七生五山炮各一尊，官舱的办公桌上遗有派克自来水笔一枝，还有尚未拟订完毕的布雷计划书及长江水道图。嗣后检查铁驳，发现其载有水雷及电缆。我方从所获之物确知，芜湖至汉口这段水域内，敌将布设水雷以阻我军西进。因对西征舰队指示：沿江前进时，要保持警惕，动作须速，搜索务严，如遇拖船、驳船，不论其在航行或停泊，一律扣留检查。并令“辰”字鱼雷艇把王赓的座舰拖带下驶。此舰以后经过改装，命名“义胜”炮艇，以“楚同”副长蒋元福任艇长，归入第二舰队建制。陈率队驶离土桥继续西进，由于何键和刘兴两军都没有什么抵抗，当晚即进抵安庆，陈电命我向李宗仁通报，请其催江左、江右两军迅速前进。十月十七日李宗仁乘“江裕”轮西上，由“楚同”舰护送，当晚到达安庆。

十九日，陈绍宽率西征舰队进抵武穴，以“楚有”、“楚谦”为一分队，“楚同”、“永绩”为二分队，“永健”、“江贞”为三分队，向田家镇要塞进攻。田家镇地势险要，航道狭隘，不便于大舰队作战；且对方江防舰队长陆公任（又名拯，皖人）率“楚振”、“决川”等舰躲在半壁山后面，与要塞成犄角之势，倘我舰队逼近要塞，他可由半壁山后向我侧击。因此陈决定先驱逐躲在半壁山后面之敌，令各舰行超越射击，以火力压制敌舰；同时李宗仁也由宣城调来刘和鼎师，从武穴扑向田家镇要塞之背，如此海陆围攻三天，田家镇要塞才被攻下，江防舰队向西逃窜。十月二十三日，陈以“楚同”、“永绩”二舰为前锋，率舰队向汉口推进。

十月二十四日傍晚，“楚同”、“永绩”二舰驶至汉口下游十里的阳罗镇，不知汉口虚实，徘徊良久，适遇一小轮下驶，即截留问询，船主说唐生智已逃之夭夭，现在汉口没有什么军队。我未敢信其言，遂扣留该轮水手四人，选精干官兵四人着其衣登轮代之，随令该轮折返汉口探明情况。午夜，该轮回报唐生智确已乘日舰逃走，汉口周围的军队均向湖南撤退，江防舰队也逃泊岳州，仅武汉卫戍司令贺国光留守汉口维持治安，等待交接。我即电陈绍宽报告情况。十月二十五日拂晓，“同”、“绩”二舰进抵汉口，以“永绩”舰驶泊武昌金口警戒。少顷，陈率舰队亦到。

“楚同”泊定后，我上岸找贺国光。贺对我说：“你们海军来了很好，请将武汉接管，让我离去。”我说：“海军不负接收责任，你应与李宗仁、程潜两总司令联系，在陆军未到达前，武汉治安仍由你负责。”不久，李宗仁、程潜、白崇禧等先后到达汉口，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李宗仁任主席，陈绍宽任该会委员。

西征伊始，至我军进据武汉，唐生智部均未作激烈抵抗；此时，其部或已接受改编，或已退回湖南，于是程潜主张政治解决，不愿再用武力糜烂地方。虽如此，我方仍须施加压力，以造成政治解决之有利条件。因此，陈绍宽又命“楚同”、“江贞”二舰上驶新堤，监视岳州下游杨林矶、城陵矶两处，并行炮击以威慑对方。十一月初旬，我在新堤，唐生智的江防舰队长陆公任派一渔船送信通款，要求改编（陆与我系海校同期同学），我表示欢迎，并嘱其按约定时间下驶，沿途如受阻，我“楚同”、“江贞”二舰可上驶掩护。等待两日，陆公任并未率舰前来。不久，陈绍宽召我舰回汉口驻防，命新堤防务交“江贞”负责，一面又亲率“楚有”、“楚谦”等舰进窥岳州。

一九二八年一月间，海军收复了岳州，这时蒋介石已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电召陈绍宽返南京。陈率“楚有”东下，路过汉口，与我晤面，告我蒋召他返京之事。是晚十时，白崇禧召我谈话，问我：闻陈司令率舰过汉赴宁，是否真实？我答：是真实，他曾与我见面。白问：他去南京干什么？我说：不知，他只告诉我蒋介石电调他回去。白于是对我说：蒋先生这个人太不好，阴险毒辣，一向不讲信义，他在，革命就不会成功，所以我们要他下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不与他合作，他还会倒的，以后陈司令那儿有什么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我说可以。白还对我说：你们海军太老实了，我这次离开上海，本想把上海警备司令一职给陈季良，但他以无兵为辞，不敢受任。你们海军既有舰队，又有十几团的陆战队，力量相当雄厚，为什么不敢挺起胸膛来干一下呢？白对我说的这些话，分明是想挑拨闽系海军与蒋的关系，由此可见蒋、桂之间矛盾的尖锐。一月底，第一次西征在陈绍宽收复长（沙）岳（州）、中央任命鲁涤平任湖南省主席后宣告结束。后来论功行赏，授我为海军上校，并调升“通济”练